

【姬屋藏郊】 【发郊】 【桂魄映岐】 已知：西岐的首席向导是皇帝，求解：首席哨兵是？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7706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77062>.

Rating:	<a href="#">Explicit</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a href="#">封神第一部</a>
Relationship: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 <a href="#">姬屋藏郊</a> , <a href="#">发郊</a>
Character: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Additional Tags:	<a href="#">姬屋藏郊 - Freeform</a> , <a href="#">发郊 - Freeform</a> , <a href="#">姬屋藏郊中秋168h：桂魄映岐</a> , <a href="#">向导/哨兵</a> , <a href="#">向哨 - Freeform</a> , <a href="#">Top King Wu of Zhou   Ji Fa/Bottom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2 of <a href="#">共天地</a>
Stats:	Published: 2023-10-01 Words: 13,122 Chapters: 1/1

## 【姬屋藏郊】 【发郊】 【桂魄映岐】 已知：西岐的首席向导是皇帝，求解：首席哨兵是？

by [Louissss](#)

### Summary

有没有人知道雪豹和灰狼有没有生殖隔离啊？还是说精神体会有生殖能力吗？急，在线等！——来自西岐首席哨兵在线提问

### Notes

- \*发郊中秋联文活动桂魄映岐，Lofter：今天的我还是爱着mafutin啊
- \*架空向哨设定
- \*提及泥塑、失禁、结肠描写，OOC，请注意
- \*无脑小甜饼，肉馅在最后面，相当阖家欢乐
- \*中秋快乐！
- \*请多多评论！！！！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more [notes](#)

1

众人行色匆匆，塔里几乎乱成一团——几乎。纷乱之下，玻璃金属器皿碰撞的清脆声音和嘈杂的脚步声、轮子滚动的骨碌声透过特殊隔音材料的墙壁、玻璃穿进他耳朵里。

这么吵、这么吵！这么吵——他是在塔里吗？人都去哪里了？

他从梦中醒来，头痛欲裂，想缩成一团，四肢却被束缚带牢牢地捆在床上，他只好一下一下、重重地往柔软的枕头上砸他的头，但记忆胶体弹回来，眩晕感让他几欲作呕，粗糙得令人无法忍受的布料压着他乱糟糟的卷发刺痛着他的脖颈——被圈圈渗血的白色绷带包裹之外的皮肤。

他哪里都难受得要命，不再记得自己的脑海里刚刚闪过什么念头。他眼眶泛红，睫毛被打湿黏成一簇簇，胃里翻滚，耳边吵闹，一下觉得冰冷刺骨牙关都在打颤、一下觉得烈火焚身烤干他的喉咙，吞咽皆是疼痛，麦色的皮肤上覆着层层冷汗，床单都打湿。他想嘶吼、想大叫，却只挤出嘶哑的呜咽声，就像有人往他喉咙里塞了把瓷片，鲜血淋漓。

但他很快又习惯这些痛苦。

玻璃窗外迅速来往的人影晃得他眼睛发胀，无数的信息从他放大的瞳孔涌进去——他无法处理。但没人进这个房间，好像这间房不再存在，他便不再去看。

他眨眨眼睛，终于安静下来去找他的精神体——一只皮包骨的灰狼正在门边踱步，一圈又一圈，脚步很是沉重，凌乱的长毛尾巴垂下去一动不动，耳朵还立着，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发动机一样的呼噜声。

他感觉到闪电又虚弱、又疼痛。他想说话，说不出来，于是他在心里想：闪电。

闪电，来我这里。

灰狼就转过身看他，细长有力的四肢一迈，扑到床上来。闪电发出从前小狼一样的呜咽声，低下头嗅了嗅，伸出舌头去舔他的脸。

长舌湿热柔软，痒痒的触感终于让他露出一个笑容，盛出一汪甜蜜的酒窝。他一边被闪电舔，一边想：好啦，好啦，别舔啦……你再舔，小雪又要不高兴，又要咬尾巴——

他突然顿住。

小雪是谁？

他又开始头痛，灰狼呜呜咽咽地蜷到他胸膛上，毛绒绒的耳朵扫着他的下巴，他想摸摸闪电，但束缚带捆住他，勒出圈圈淤血。

受控的无措和焦急又开始燃烧，他的脑海里是熊熊火焰，沿着血管灼烧他身体的每一寸、每一寸，血迹涸成一滩梅花瓣融化在雪堆上，白茫茫的一片里，他往前走，看见闪电的——尸体躺在那堆暗红的花瓣里。

他目眦欲裂，觉得自己牙齿在发抖，喉咙像刀割一样痛。

他怎么会想尸体这个词？闪电怎么会——死？

他迈开腿要奔跑——发现自己却趴在地上，他看见一株枯萎的、庞大的树，死去的枝丫铺天盖地。他看见自己身下也有梅花，一眨眼却发现原来是一滩血，鲜红还带着点热气。他想说话，却发出漏风一样的嗒嗒声。他觉得奇怪，伸手去摸，却发现那里空空如也，手指穿过去——怎么是空的？

他觉得自己正在崩解开，每一粒细胞都化到雪里。他困惑，却没办法再想。

有脚步声传来，踏着雪，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万籁俱寂中，他只听见冰雪被碾碎的声音，啪嗒啪嗒的脚步声里，不知为何，他想起从前梨花瓣掉下来的样子。有人跑到他面前，有人抱起他的头——

“殷郊、殷郊、……殿下——来，睁开眼睛。”

这是谁的声音？

“郊郊，不要害怕，别再害怕，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笑话！他怎么会害怕？倒是这人听起来才像是在害怕——好吧，他承认，看见倒下的闪电他是有点害怕。从觉醒那年起，闪电就陪着他，他也陪着闪电，闪电从毛绒玩具似的小狼崽长成威风凛凛的狼王，他也从跌跌撞撞的娃娃长成顶天立地可以保护妈妈的哨兵。他不能想象没有闪电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就像他不能想象没有妈妈的日子……妈妈、妈妈……

有人握住他的手，尖锐的刺痛之后，什么东西轻轻地碰他的眉心，有点粗糙，又有点柔软。他还没想清那是什么，听见有人说话。

“郊郊，睁开眼睛，我来接你回家……我们回家，好不好？”

回家、回家。这当然好，他不要再呆塔里，又痛，又吵，做梦也痛，醒来也痛；做梦也吵，醒来也吵。家里有妈妈，还有——还有什么？

殷郊终于睁开眼睛，白茫茫的一片中，他先是看见一个人影压在他面前，还未看清，他的注意力便被人影后一条摇晃的雪白斑点尾巴吸引住。

那条尾巴晃来晃去，很是迅速，倒是少见，一般只有在——只有什么？殷郊又陷入突如其来的困惑中，在这茫然里，他对上一双漆黑的双眼。

哇，好俊一张脸。

剑眉星目，面如冠玉，英俊得如刀削斧刻雕塑的脸庞，就连额前散落的碎发都这么合他心意，就是眼下还有点没被擦干净的血迹。这人嘴唇紧紧抿住却也在颤抖，眉间拢起，让殷郊也生出多一点忧郁来。那双漂亮的眼睛紧紧盯着他，里面的火焰像是要燃烧整片雪原，他有些不敢再看，却移不开眼。

他为什么这么难过？

殷郊想问，他动手手指，惊奇地发现束缚带被解开——扯掉了，边缘是被暴力破开的卷曲痕迹。

能捆住他这种S级哨兵的束缚带，竟是能被蛮力扯开吗？殷郊眨眨眼，猛然发现那些席卷他的吵闹、疼痛、眩晕和灼烧都消失了，他终于又生出点力气，第一个动作是回握住那只比他大上一圈的手，他轻轻地摸，清晰地感受那上面的茧、伤疤和皮肤的肌理从指腹一路窜到他的大脑里。

只是，喉咙还是很痛。他说不出话来，于是只看着那双眼睛，直到里面的疼痛、喜悦、想念、愤怒、和其它一些殷郊说不上来的东西——是不是还有爱惜？

这些东西变成恍然大悟，接着凝成更深的狂怒，那些火焰漫过雪原，似乎连大海也要蒸发殆尽。他咬着牙齿，说话那样用力，似乎牙龈都要滚出血珠，握着他的手却还是牢牢的、轻轻的。

“殷寿——他已经被我——”

话还没说完，他听见这人的声音又变得惊慌。

他也会吓成这个样子？殷郊模模糊糊地想，控制不住地陷入黑暗中。

2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殿下他刚刚被救出来……脑袋里的……除了静养就是心理上的……等醒来之后，陛下……”

门外的交谈声隐隐约约。

殷郊缓慢地眨着眼睛，扫视一圈，看见洁白的、米色的天花板，看见自己身上碎花图案的

薄被，看见手背上的针头、手心下的暖袋，看见床边淡色缤纷的小花，还有扎起的窗帘下投在床上的明亮日光。

他想不起来自己有多久没见过这些东西。塔里永远只有白色，白色的墙壁和门框，冷冰冰的金属，厚厚的玻璃，只有毛绒绒的闪电还有点温度……闪电去哪里了？

他又观察一番，将房间细节收入眼中，觉得陌生又有些熟悉。他感受了一下身体状况，仍有些混沌的脑海做出些判断：安全。那他可以先找一下闪电……不在他的精神图景里，也不在身边，那会在哪里？

他缓慢地、缓慢地、安静地、没发出一点声响地起身，在浑身似被碾压过的酸痛中，他坐在床上，看了快打完的输液瓶，正打算拔掉——

门被推开。

殷郊于是停下手上动作，看着门口那人由怔愣变得狂喜，看着他对门外吩咐，眼睛却一动不动凝聚在自己身上：“殿下醒了，把医疗团队和营养师都叫过来。你去找姜女士和姜上将，鄂上将估计也和她们待在一起；你去通知父亲和哥哥……还有崇上将；你去发信给苏上将他们——”

殷郊听见一串人名，还未细想，就有两团东西从门口扑过来，一眨眼就到他身上。闪电耳朵往后压，热切地舔着他的下巴，大尾巴晃来晃去，几乎带起一阵风。

一只雪豹也跟着贴上来，湿润的鼻尖顶住他的侧脸，大眼睛盯着他不住地看。

这是——小雪。殷郊情不自禁绽出一个笑容，伸手想去摸雪豹的大脑袋，另一只手却先伸过来握住了他的手。

“先别动。我帮你把吊针拔了……这瓶快输完了。”

这声音有些沙哑，殷郊看着他握住自己的手，轻轻地、果断地拔下针头换上生物贴布，接着单手捏住雪豹后颈的皮毛，把庞大的雪豹拎下床，又把灰狼捞起来送给嚶嚶抗议的雪豹——雪豹马上安静下来，压在灰狼身上开始给他舔毛。

殷郊看着他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脸上又不自觉带起笑来，他笑咪咪地看这人坐在他床边，抢先一步动作，指了指他手腕上的终端。这人就把终端拆下来递给他。

殷郊接过终端，打开屏幕一看——发现直接面容解锁了。他眨眨眼，自然而然打开记事本，弹出键盘开始打字。内容被投至空中，这人探着脑袋过来看——

“你是谁？”

床边人的笑容僵在脸上。

“我不记得你，却记得小雪。这是你的精神体，对不对？”

殷郊在这人的笑容变成别的什么之前继续噼里啪啦地打字。

“我不记得你，也记不清之前发生了什么。我却记得妈妈，记得文焕，记得顺子，记得彪子，记得姬世伯和哥哥，记得小雪，还记得我之前很痛很痛很痛。”

殷郊一连打了三个很痛，这人的笑容彻底消失，悲伤和隐约的怒火又挂起来，就像他昏迷前看到的那样。殷郊觉得他笑起来更好看。

“我记得你救了我。”他转过头和这人对视，面上盛出一个甜蜜酒窝，于是这人的神情也缓和下来。

“谢谢你，陛下。”

但等他打出最后这两个字，这人的眉头又紧紧皱起，他开口想说话，但殷郊不给他时间，继续噼里啪啦往下打。

“你叫我殿下，我却不知殷商什么时候有你这位陛下。殷商已经覆灭，对不对？”

漫长的沉默，又好像只有一瞬。这人直视他，点了点头。

殷郊早已猜到，心情却仍是空落了一瞬。但这是好事，殷寿无恶不作，暴君如何统一帝国？他害死了这么多人，他不配做皇帝，他本就该死。

他不自觉地伸手去摸自己的脖颈，那里还包着一圈绷带。等他沉浸在思绪中整理好心情，转过头却发现这人离自己竟不能再近，连呼吸都扑到他脸上。

他作为S级哨兵，竟在无知觉中被人近身到这地步？他有些困惑，即使躺久了也不至于退步成这样吧？

总之——殷郊看着近在咫尺的英俊脸庞，不躲也不避，又带着有些发红的耳根扭过头去打字。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该如何报答你？”

殷郊扫了眼缠作一团、在床脚互相舔毛的两只精神体。

“以身相许——不知道陛下缺不缺一位伴侣？”

殷郊作为S级哨兵的听觉发现了敞着的门外传来的急促脚步声。他看着自己打出的字，有些羞赧，指尖挠挠脸颊想删去这些话。但床边人却先一步紧紧握住他的手。他转过脸和他对视，对上一双湿漉漉的、看起来很可怜的眼睛。

这人目光恳切，声音热切，手心的温度快把他烫伤：“郊郊……殿下……你不要叫我陛下。请和从前一样叫我姬发。”

“但我的皇后——你——你是我的皇后，我的伴侣，我的爱人，我的哨兵，我灵魂的另一

半。”

姬发，原来你叫姬发。

姬发长得这样好看，声音这样好听。殷郊在姬发急切吐露的爱语中头晕目眩，心跳加速，他往前一倒，在姬发形状优美的唇上印下一个吻。只是这个吻落下之后，他和姬发大眼瞪大眼，还没等他挣出那双力大无穷的手打字问他接吻怎么不闭眼，刚刚察觉到的那阵脚步声已冲进门内。

“郊儿，你终于醒——”

他转身看见一群熟悉的面孔，说话的还是妈妈，很是高兴。他想挥手，但姬发仍牢牢抓着他的手，于是他带着握住他的姬发的手热烈地挥起手来。

妈妈、妈妈！

殷郊眼巴巴地看着姜女士擦掉眼泪走过来。

“你们……醒了就好，没事就好。”姜女士轻轻地摸殷郊的额头，“妈妈要担心死了。”

姜女士视线扫过投在空中的那几段文字——姬发的手在姜女士走过来时便已松开，殷郊高高兴兴地继续往下打字：**妈妈！**

他打了个感叹号。

姜女士觉得好笑，但热泪又重新盈眶，她深呼吸，坐在床的另一边，抱住了殷郊。

“郊儿，妈妈可担心你了……妈妈也没事，你没事就好，你们没事就好。”

殷郊靠在妈妈怀中，他明明不再疼痛，但眼泪还是打湿了她的衣领。

而姬发坐在一边，身边是相拥而泣的姜女士和殷郊，面前是兄弟们泛红的眼眶和将一切看入眼中的高兴、欣慰、感动、无语神情，非常难得地也感到了些无措。他最后想：

崇应彪，你无语什么？你被救出来的时候不也这样？

4

“姬发！”

“嗷呜——”

这声音清亮，狼嚎有力绵长。

声音的主人兴高采烈地扑上来，姬发牢牢地接住他，小雪一跃而起、轻巧地跳过去和闪电滚作一团。

姬发很是惊喜。

“你能说话了？”

姬发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最近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小雪无精打采地扑着毛线球，他正在处理事务，突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已许久——许久未听见殷郊这样唤他。

“是呀！师兄替我检查过了，说今天开始说话就没什么问题了。”殷郊握住姬发的手，按在自己的喉咙上，“你摸摸，我的声带可健康了。”

那里绕着一圈红痕，细细一条，又很狰狞，让人无法忽视——至少他做不到。

这是一条警醒。对他的。

姬发摸着这个地方，只觉得疼痛，他的声音比殷郊更低一些，现在更是有点哑，“这怎么摸得出来？”他觉得有些好笑，但又能和殷郊这般轻松自在地相处、又听见这声音，想到这，他就难过起来。

“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郊郊。”

殷郊仍是笑呵呵，他坐在姬发腿上，更比姬发高出一截。他温柔地低头去亲姬发的眼睛，吻掉姬发掉下来的一点泪水。

束起的窗帘下，一轮明月嵌在夜空。姬发乖乖地被他亲，手牢牢地握住他的窄腰。

殷郊自苏醒后便一天天地好起来，无论是脑袋还是身体。他的记忆已恢复得差不多，在医疗团队谨慎地评估后他终于能被允许下地复健，体能还尚未恢复，他已经和姬发、表弟他们商量好复健方案，西岐首席哨兵的宝座指日可待！

对不起啦，崇应彪，我才是最棒的哨兵！

殷郊得意洋洋，姬发感觉到了，便问他，“发生什么了，这么开心？”

殷郊于是同他讲他的第一哨兵宏图大志，姬发赞同地点点头，“那当然。崇应彪怎么打得过你？你在朝歌时就是首席哨兵……”

姬发还未讲完，眉头又皱起来，说到朝歌，就会想起那些——

“不做首席哨兵，怎么和你这个首席向导结合？”



殷郊接上他的话，他热切的目光里全心全意是自己的向导，看起来毫无阴霾。但姬发知道。

姬发知道那些让殷郊惊醒的梦魇，知道他仍是白雪皑皑一片死寂的精神图景，知道他闲时与姜女士坐在一起不自觉的怔然，知道他在皇宫里遇见大臣时的无言，知道他身上每一块密密麻麻仍在作痛的疤痕，知道他们断裂的、仍未复原的精神链接里有时传来的悲恸与阵痛——他什么都知道，包括自己的错误、自己的过失、自己的无力。殷寿是凶手，但如果不是他没抓住殷郊——这又怎会发生？

每一个殷郊在眼泪或是哀嚎中惊醒的夜晚，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那次他永生永世都会后悔的别离。他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哨兵，他不是一个好向导。在这之后漫长的反抗生涯里，他将血和眼泪吞下去，对每一个人说他很好，但所有人都知道并不是这样。哥哥与他谈过，他只是沉默。姜文焕没能说出来的话，姜女士来找他。

月明星稀的夜晚，姜女士和他坐在庭院的露台上。

“郊儿最喜欢这棵花树，你还记得吗？你们在这里遇见，小时候你们俩总在这里玩。”

姜女士先开口。姬发几乎心生感激，他低着头，用沉默表示肯定。他不敢开口，不敢看这位母亲，甚至不敢和她独处，他弄丢了她的儿子——

“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

姜女士握住他的肩膀。姬发看见她眼中的泪水，她说，这全是殷寿的错。

姬发想否认前一句，他咬牙切齿，自那天起，悲痛与怒火从未有一刻不在他的心中，如藤蔓一般死死地勒紧他的心，如今更是掐住他的喉咙，他不能呼吸。

雪豹脊背弓起，狂乱地围着花树踱步，姜女士的龙盘旋在雪豹的头上，轻轻地鸣叫。

什么东西涤荡他的脑海。姬发握住姜女士的手，感谢她对同为向导的自己做出安抚。

他张开口，“我知道……但我不能控制自己不去想。”他看向姜女士，终于显出自己的绝望，“我本该保护好他，我本该抓住他。这都是我的错。从您把殷郊的手交到我的手中那一刻起——”

而姜女士温和地、坚决地打断了他。

“发儿，我把你们的手交到了对方手里。”

姜女士弯起一抹笑容，姬发几乎能从中窥见殷郊的影子。

“你是郊儿的向导，郊儿是你的哨兵。保护对方是你们的职责……在那一次，殷郊保护了你，保护了我，他履行了他的承诺——”

“但他没能履行和我的承诺，他答应过我他会回来——而这都怪我！”

姬发没察觉自己几乎是在大吼。

这么久了，殷郊在他面前被抓走时，他在天崩地裂中力挽狂澜，还来不及哭；感受到断裂的精神链接中有时隐约传来的痛苦，他无时无刻想这是殷郊还活着，他不敢哭；带着军队作战，争分夺秒的枪林弹雨里他不能哭；面对家人好友，他们望着他的背影，担忧与痛苦像针扎一样戳中他的脊背，他不愿哭——而如今，一轮明月嵌在天上注视着这一切，冰冷的月辉投在他们身上，这样无情，姬发的眼泪终于掉出来，姜女士亦是如此。

“我的孩子。”

姜女士哽咽，她伸出手指，擦去姬发的眼泪。

“郊儿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你们在我的手心下一起长大……这些日子我都看在眼里，你要这样伤害自己——到什么时候？”她摩挲着姬发手心新生的疤痕，视线移上他掩在衣袖下的臂弯——她知晓那些已经淤青的针孔，眼泪滚滚流出，“将罪责归于自己不会让你好过，只会把你拖入地狱，你怎会不明白？……我已失去郊儿，你要让我再失去你吗？”

姬发如遭雷劈，他说不出话，他只摇头。

“郊儿还活着，你能感觉到，是吗？”

姜女士的脸庞被泪水沾湿，月光抹上来，波光粼粼的阿尔忒弥斯注视着她几乎死去的孩子，“你要好好的，你要好起来，你不能、你不要——把自己千刀万剐，你要哭，你和我一起哭，然后我们一起把殷郊带回家。”

姬发想起母亲去世后，姜女士将他抱在怀中，掉落在他头顶上的眼泪。就像现在掉在他手上一样滚烫。他又想起幼时在这庭院中，他和殷郊一起躺在姜女士的膝头，还是幼崽形态的闪电和小雪滚作一团，要掉下台时被龙尾围住，姜女士轻柔地抚摸他们的头发，给他们唱歌。

姬发长大了，不再像幼时一样嚎啕大哭，但他将额头抵在姜女士的肩膀上，让眼泪打湿她的衣衫。

他做出承诺。

“我会好起来，我会——保护他。我们一起把殷郊带回家。”

从那以后，他才真正振作起来。他不再逞强，开始接受信息素治疗，他找姜文焕他们一起喝酒，和父亲哥哥道歉，每个月圆之夜，他还尽量安排时间，与姜女士、哥哥他们聚在一起用餐。他把自己的悔恨全然转化为对殷寿的仇恨，在一次次战役中狂怒地咬掉殷寿的血肉。雪豹不会嚎叫，死寂的冰雪中，盯准猎物之后，从悬崖飞下，在翻滚中用尖牙利爪将猎物撕碎——

姬发被殷郊亲着左眼，手掐住殷郊的窄腰，另一只眼睛垂目看着懒洋洋趴在闪电身上的小雪。小雪似是注意到了他的目光，睁开眼歪着头趴在自己毛茸茸的大掌上，衬得旁边闪电的狼爪竟显得小巧。

姬发失笑。殷郊问他笑什么，姬发便指给他看，小雪又趴回熟睡闪电翻出来的肚皮上，发出喵呜喵呜的声音。

“小雪真是喜欢闪电，”殷郊想去摸一把，但姬发钳住他的腰不让动，他只好坐回去，无意间按到书桌上的遥控，把书房的灯给关上了，“以前闪电舔我，他还会吃醋呢，咬着尾巴眼巴巴就过来，闪电一下去他就扑上去狂舔……”

一轮明月高高挂起，书房束起的窗帘下，轻柔的月辉也照在他们身上。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他们还是小崽子的时候，小雪咬自己的尾巴，就以为别人的尾巴可以咬？”殷郊一边讲一边笑，他伸出手要把灯的遥控重新打开，但姬发还是钳住他，不许他动，“你干嘛？”

“没干嘛呀，你继续说。”

姬发眨眨眼睛。殷郊奇怪地扫了他一眼便不再理会，继续往下说。

“……等下次闪电一出来，小雪嗷呜一口就去咬闪电的尾巴，把闪电吓得几天不出来和他玩。小雪先出来，他就不太愿意出现；小雪后出来，他就嚶嚶地爬我们的膝盖要走了。”

“嗯，两个小崽都笨笨的，”姬发也笑，他无意识地摩挲殷郊的腰侧，就像从前爱做的那样，“但小雪又很聪明，他发现自己一哭，闪电就又爬下来舔他了。”

“那不是只有闪电笨了？”

“闪电怎么笨？他只是太喜欢小雪，就心软——”姬发看着殷郊稠丽的五官挂出的甜蜜笑颜，声音也低下去，“就像你对我一样。”

“我怎么对你心软？你又没做错什么。”殷郊伸手去捏姬发的耳垂，没发现自己的脸从耳后根开始漫出红晕，“我的救命恩人，陛下——”

他拖着长音，清亮声线里蕴出一点甜蜜来。以往他这么叫，姬发总会有些害羞，求他不要这样喊。就当是对姬发摸他腰的回报，但这得意还未持续下去，殷郊听见姬发说：

“嗯，皇后。”

于是哗啦一下，殷郊从耳后根红到脸，“你——说什么呢？”

姬发仍是挂着笑，但这一次，笑容里还带着点别的东西，他本就坐在姬发的腿上，如今更是有些腿软。

“怎么啦，皇后？”姬发笑吟吟抱住他往上掂了掂，“当初是谁说要对我以身相许，现在又不作数了？”

殷郊说不过他，毕竟——当初在塔里和病房里尚记不清事时对姬发一见钟情的确实是他。他撇撇嘴，往前压下去吻姬发，让他不能再乱说。

只是唇舌交缠间，殷郊迷迷糊糊吞掉姬发的唾液，后颈却发起热来，他有些疑惑地睁开眼，发现姬发眼里亮亮的，好像正烧着什么东西。

分开时，有点液体扯成线掉下来，姬发伸出手轻轻地抹掉，他声音带着点喜悦：“……是结合热。”

姬发看见书桌旁，雪豹和灰狼正亲昵地缠成一团。小雪有些焦躁地拨弄着温顺躺下的闪电，又把闪电翻过来，用湿润的鼻尖去蹭肚皮。

他凑近，把额头贴在殷郊额头，“原本这几天我待在书房就是怕结合热会影响你腺体的恢复……但现在你的结合热也出来，说明你的身体真的好的差不多了——”

姬发眼睛湿漉漉，“我好高兴，郊郊。”

殷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5

脖颈上的红痕其实没什么感觉了，只是这地方绕着命脉关键和腺体，医疗机器不好除疤，加上殷郊不甚在意，便也先留了下来。

但现在殷郊有点后悔了。

小雪和闪电早被姬发送回他自己的精神图景——小雪兴高采烈地叼着闪电窜了回去。殷郊仍坐在姬发腿上，只是领口被扯得大开，姬发埋首在他颈间，用唇舌舔弄那圈红痕，他觉得瘙痒难耐，想推开姬发，姬发却牢牢地抓住他。殷郊被舔得眼眶发红，眼睛湿润，他颤着声音：“姬发……别这样舔了、姬发……”

姬发却充耳不闻——不，他听见了，将舔舐改成吸吮，轻轻地从喉结开始，一点点地围绕这圈鲜红伤疤吮过去，直到后颈肿胀发烫的腺体——他使点儿劲一吸，殷郊抖得不成样子。

姬发担心这刺激太大，就松开嘴抬起头看殷郊，发现殷郊眼睛湿，嘴巴湿，下面——也湿

了。他带着笑亲亲殷郊红润的嘴唇，轻车熟路地解开裤子，先是殷郊的，再是自己的。他一边伸手进去摸，一边笑，“郊郊，你湿得好快呀。”

殷郊被这疑似有质疑之意的话语激得勃然大怒，他果断地伸手去摸姬发的——发现好大。他握住之后，被滚烫的温度激得有些进退两难。姬发倒是体贴，伸手帮他一起握住，把他小上一点的手包在里面。

“来，你帮我摸摸，我也帮你摸摸。”

湿热的吐息扑在殷郊耳边。哨兵敏锐的五感让殷郊感受到——那股热气从耳道拨弄他的绒毛，涌进鼓膜，姬发阴茎上的血管一跳一跳，激得他不禁使了点劲，液体顺着青筋流下一起摩擦着他湿热的手心，姬发的闷哼和他的心跳一起传进他的耳朵。

殷郊甚至因手心抵着的青筋生出快感，腰间发软，被姬发一揽，身体贴得更近，大腿打得更开。他面红耳赤，终于发觉不对。

“你是不是又调了我的身体感知度？”

从在塔里找到殷郊那刻起，姬发就自觉地履行他作为向导对自己哨兵的职责，把殷郊从过曝的世界里解救出来。让殷郊觉得舒服就像是姬发的本能，从前觉醒成向导后他最快掌握的能力便是五感调节，之后的每一天他都谨慎地把控这个度，在能让殷郊最大化发挥哨兵敏锐度的情况下保证他的体验——即使是饮食，他可舍不得让殷郊只吃哨兵特供的无味食品。

而这精准的把握在床第之间更有妙用。

从前殷郊对此就毫无办法，如今隔了这么久，他有些生疏，直到刚刚才察觉出来。

殷郊想愤愤质问姬发，但姬发只是抵起嘴对他笑一笑，手上不轻不重地刮一刮他下面的小眼，比柔嫩的马眼不知粗糙多少、在鲜血里磨炼出来的肉茧轻轻摩挲一下，殷郊就发着抖、夹紧大腿高潮了。

射出来的浊液掉到姬发腰腹的纽扣上，姬发一边吞掉殷郊的呻吟，一边牵着他的手去解自己的扣子。殷郊射完精本就敏感，被牵着手更觉得酥酥麻麻，从手背接触的地方蔓上臂腕席卷全身，他泪眼朦胧地盯、专心致志地帮姬发脱去上衣，露出精壮的上身。

脱完姬发的，姬发又牵着他的手去脱他自己的。连绸缎衬衫都能摩擦得殷郊发麻，姬发叹了口气。

“从前我也是调到这个度，怎么你今天这么敏感？……等等你脱掉裤子坐我腿上，岂不是要被磨得掉眼泪？”

他一边佯装叹气，一边吻去殷郊掉下来的泪水，就像殷郊方才对他做的那样。殷郊却往后仰一下拉开距离——撞入姬发放在他后背的手，又被牢牢往前送了送。

“你要去哪？”

殷郊皱着眉想说话，姬发却抢先一步发问。他看着姬发重新嵌在他腰上的手，又看着姬发也皱起的眉头。月光打入昏暗的书房，在姬发散落的黑发、紧致精壮的肌理上淌出一片银霜，深邃的眉眼被照亮一半——一边是湿漉漉的可怜眼神，另一边却没入黑暗里看不真切。

殷郊眨眨眼，眉头不自觉展开了。

哦。

“你笑什么？”

姬发看着吃吃发笑不说话的殷郊有些不满，他将殷郊又揽得紧了一些，蜜色的胸膛紧贴胸膛，心跳隔着血肉一起作响。

“笑一下怎么啦？我高兴。”殷郊嗷呜一口咬上姬发的鼻尖，含含糊糊地说着话，“你不也高兴吗？笑一个来看看。”

殷郊伸出被修剪圆润的指尖去按姬发的眉心，将那片忧愁或隐约得连身体主人也没发觉的、愤怒的皱褶揉开，等他留下一个湿漉漉的齿痕，他又挪上去亲亲姬发高耸的眉骨，顺着挺立鼻梁吻到他柔软的嘴唇，小动物一样的吻。

像从前庭院的梨花瓣飘到雪豹身上。

6

殷郊疑心自己的舌头要被姬发吞了。他清晰地感受到粗糙的味蕾摩擦着他舌下的嫩膜，舒服得让他瑟瑟发抖。他急促地吞咽那些唇舌交缠间不知属于谁的唾液，还漏出一些顺着下巴、脖颈滑落。

臀部被轻轻地拍了一下，殷郊下意识地大腿发力往上抬了抬腰，又顺着姬发举着他腿的力道把两条长腿往回缩，让姬发顺利地把他的裤子也脱下来。只是脱到内裤时，姬发闷闷地笑了一下，终于松开口：

“你的内裤全湿了。”

殷郊下意识地也看过去——白色的布料被黏腻的液体漫出一滩滩水迹，“闭嘴！”

他手撑在姬发紧实的大腿上，伸出腿一踢，毁灭证据，把那条乱七八糟的内裤踢到椅子后面去。那条腿落下还没打到扶手上，姬发就使力一握，虎口掐在他膝盖上，再慢慢地放下来。

殷郊还在使力想挣开，却不知道这在姬发眼中是怎样一副光景——殷郊眼眶湿湿，不见天日的大腿内侧连着腿心皆是一片水痕，因这姿势大开着往前送，停在他腰腹前，月光全洒在他身上——像是波光，又是糖霜，他俊丽脸庞染红，皱着的眉头似嗔似怒，搅乱一团水池。

秋水。

姬发眼睛不眨，握着膝盖的手一拉——殷郊被整个往前滑，他的惊呼还卡在喉咙里，就真如姬发所说一般，被柔嫩腿心碾在粗糙布料上的快感磨得掉眼泪，前头涌出一点水液，后头也是。

“看，我刚刚说得对不对？……这么敏感，等等吃进去的时候怎么办？”

姬发吻吻殷郊，唇瓣贴着，在低语间亲昵地摩擦。他骨节分明的手覆上去，不轻不重地揉捏殷郊的臀瓣，让那处小口涌出更多黏液。他用指腹摩挲着肉穴，看殷郊眼神空茫靠在他身上，鼻尖贴着他的脸侧，只有腿根肌肉还在抽搐——他就用力地揉过腿根，伸出手指耐心地扩张。

殷郊的小穴已经很柔软了，熟悉的气味让他放松，被调低的阈值让他更轻易地得到快感——意思是嗅着姬发的味道他都能高潮，黏液一点一点地涌出来，在姬发腿上流成一滩。

姬发硬得发痛，但他一边急躁地想把殷郊整个咀嚼吞下吞吃入腹，一边仔细地用精神力梳理殷郊的大脑，让他不至于过载，这几乎成为他的本能——在他们第一次做爱时殷郊昏了十五分钟，姬发差点心脏病发。从此他对殷郊的精神海时刻关注，睡着时都有机械记忆让他帮殷郊调节——直到殷郊被抓走。

打住。

姬发提醒自己。他最会克制，但在殷郊身上，他总是——

姬发感受到殷郊在舔自己的唇瓣。

他抬起头。殷郊正看着他笑，舌头吐出来一点点濡湿他的唇瓣。离得这样近，月光把他们一起拢进一个圈。

殷郊又往下握他的手——他还在不自觉地指奸殷郊，把小穴玩得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大开着、柔顺地缠着他的手指。殷郊红着脸，用湿漉漉的眼神看他，把他湿淋淋的手指拔出来——他甚至还在发抖，然后往上一抬、往前一欺身，用敞开的肉嘟嘟的小口压在姬发的龟

头上。

那触感又让殷郊高潮了。

姬发感觉得到，他用力地抱住殷郊，压下他的颤抖，顺着新涌出来的一波粘液顶了下胯，让龟头破开绵密的穴肉，往殷郊的深处顶。

“啾……！”

殷郊倒吸了一口气，绷起的大腿一点力都没有了，重重地往下压，让姬发进得更深，他不能再清晰地感受他腹内姬发的每一条血管、青筋、每一寸的形状、腺体被碾过的酸胀——肠肉疯狂地收缩舔舐着粗壮的茎身，殷郊迅速地又一次迎来不知道多少次的高潮。他眼前发白，眼泪直掉，舌尖也无力地吐出来。

姬发熟门熟路地吃掉他的舌头，把自己的唾液哺过去，让含着自己信息素的体液抚慰殷郊。他一边发狠地往上顶，又快、又深，让他阴茎的形状顶出殷郊的肚皮，手还往那里压；一边梳理着殷郊的精神海，把他从铺天盖地的快感里解救出来不至于昏迷——但这是解救吗？殷郊抽搐发抖，大腿无力地架在扶手上，腰被牢牢地掐住，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他几乎觉得接触到姬发的每一寸都传来快感，觉得自己在无尽的高潮里快要窒息，他恼怒地想：姬发，你还不如让我昏过去呢！

“你想昏过去，然后再被我禽醒？”

姬发对他笑，“不行，宝宝……等我射进去，我才能标记你。”他现在又很温柔似地放慢速度，让殷郊在放大的感官中缓慢地体会到自己的内脏、柔弱的黏膜是如何一寸、一寸地磨过姬发粗壮勃起的阴茎，甚至有一小段还被扯出穴口——接着又一寸、一寸地被塞回去，温顺地包裹住茎身上的血管。姬发的龟头深到几乎要抵住结肠口。

“不行、不行……”殷郊几乎是在呜咽，他掐住姬发的臂膀，指尖陷入肉里，在甜蜜的紧实肌理上留下月牙似的红痕。他拼了命地往上抬腰，想逃掉：“太深了，我要破掉了……我要死了。”

“宝宝，郊郊，你怎么会死？”姬发温和地打断他，手上毫不留情地握着他的腰腹往下压，一只手抵住他的腰腹，“有我在，你怎么会死？你不相信我吗？”

相信、相信。他自然相信姬发。他呜呜咽咽地要和姬发接吻，在这相信中他被剖开肚腹，龟头破开深处被一次次叩门渐松的那轮肉环，顶出他的结肠口——殷郊翻着眼睛被吞掉了所有的声响和哭叫，整个身体陷下去压在姬发怀中，被牢牢圈住。

“郊郊……呼吸，跟着我一起……”



等殷郊清醒过来，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这濒死的快感。他的阴茎刚刚射出一股水液，柔嫩的腹内一次次被凶狠地撞进结肠口，他听见姬发在说话。

“……尿了？你今天尿了好多次……等等多喝点水，加点糖，甜甜的，好不好？”

“你看，这不是很容易又进去了吗？你很快就会习惯我，以后每一次我一进去，你这里就会做好准备要为我打开，对不对？”

“郊郊是男生，没有子宫。但这里就是你的子宫……我们不会有宝宝，也不担心会怀孕，不会辛苦，也不会痛，你的子宫是只给我一个人准备的，是不是？”

他觉得姬发说的有道理，顺从地点了点头，又凑上来含着姬发的舌头，结实修长的大腿张得更开，韧带拉到极致，往前去贴姬发的身体，挺立的乳尖磨着姬发的锁骨，湿漉漉的阴茎被压到自己的腰腹上、蹭着自己的腹肌，甚至——在殷郊的肚子被姬发的阴茎顶起来时，他的龟头和姬发的龟头隔着自己的皮肉相碰。

姬发就很高兴地亲亲他，他看见姬发的笑颜，也很高兴，弯出甜蜜的笑。

“好乖，郊郊，好乖。”

姬发的吻绕下他的脖颈，顺着那一圈红痕去吻他发胀的腺体。殷郊也这么想，觉得姬发好乖好乖，手指抬上去把姬发的额发擦至耳后。他也想去摸姬发的腺体，他能隐约闻到一股小麦的味道，香香的。

只是还没碰到，姬发用力地一顶，龟头停在了他结肠里，殷郊就又无力地软下去，头耷拉在姬发的肩上。姬发握住他的手，把手指插入他指间缝隙，不能再亲密地合在一起，摩挲的触感让殷郊不禁缩了缩自己的身体。

姬发于是亲亲他的脸和鼻尖，落下小动物一样的吻。他们亲了好久，在殷郊平复呼吸、不再颤抖之后，他把殷郊的手放至自己脖颈上。

“郊郊，你想咬我吗？”

殷郊精神一振。他睁大眼睛去看姬发，“可以啦？我们又能结合了吗？”

“是呀。”

“师兄不是说要结合得等第二次吗？虽然我很想……”殷郊伸出手，用指腹轻轻地摩挲姬发后颈上发胀的腺体，“我想马上咬下去。”

殷郊呲了呲牙，做出很凶狠的样子，湿润的牙齿在月光下闪着银光。

“没关系。”

腺体恢复后的第一次标记不太稳定，一般会建议等第二次结合热发生再正式结合，但是

“我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吗？”

他们同时说出一句话。

姬发自信凭借自己的能力，他绝对能够稳定好标记、照顾好殷郊——不然还能有谁？他向来在和殷郊的事上有绝对的自信和把握，从十二年前，他们一起分化开始，他就立志要做最优秀的向导——殷郊的向导。

殷郊必定是最优秀的哨兵。

“是啦，是啦，首席向导，姬发陛下——”殷郊又拖着长音作弄他，“不相信你，我还能相信谁呀？”

信任姬发几乎是他的本能，从见到他的第一眼起——无论是从前在庭院里，还是那时在塔里。这信任非常盲目，但姬发证明了这信任存在的意义。

“谢谢你一直相信我……皇后殿下。”

姬发湿漉漉的眼神让殷郊忍不住又笑，他亲亲姬发的眼睛，又亲着去吻姬发的腺体，他张开嘴正准备咬：“装什么可怜？干嘛这么可怜？——好了，你可以射了……！”

姬发卡在殷郊结肠口的龟头又往里顶了顶，马眼翕张，开始吐出一股又一股带着浓郁信息素的精液，打在肠壁上。殷郊发着抖咬着姬发的腺体，觉得自己的身体从最深处开始，全部都被姬发灌满……但他现在标记了姬发的腺体，信息素也灌满了姬发，而且——

殷郊的阴茎又抽搐着射出点清水，只是一点点，洒在姬发紧致的腹肌上，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他们一向有来有往，是不是？

7

“受不了你。”

殷郊坐在姬发身上冷笑。

“你看看你搞的，全部乱七八糟！你来清理吗？快点！等等妈妈要来找我们吃饭的！”

嗯嗯，虽然全是殷郊射出来、流出来的东西，但如果不是姬发，怎么会弄的到处都是？姬发向来很有自己的主意，此刻他和殷郊非常有默契地选择性地遗忘扫地机器人的存在。

姬发把殷郊抱起来，把自己脱下来的衣服铺在椅子上，又把殷郊放在上面，赤裸着布着牙印和月牙印的上身开始拖地——

不是，怎么书房刚好就放着拖把和拖地桶啊？

殷郊想了想决定还是沉默，他把自己缩在椅子上，两条长腿有点可怜地蜷在上面，不管不顾地让腿心、腿根液体掉在姬发的衣服上。他撑着扶手，看月光洒在姬发精壮的身躯上，觉得姬发好帅。

脸好帅，散下去的头发好帅，肌肉好帅，嗯……他留下的痕迹也好帅。不愧是他的向导！

殷郊笑咪咪地看姬发清理，喜悦、快乐、高兴、幸福、得意……全是正面的情绪沿着他们终于重连的精神链接传到姬发那里，姬发几乎要流下眼泪。

他将拖把放回去，向殷郊走去。他弯下一只膝盖，看都不看准确地握住殷郊想把他扶起来的手，抬起头看他。

“谢谢你，殿下。”

为你的存在，为你给予我的所有。

帝国的皇帝像骑士一样、像从前一样宣誓——对他效忠的从前的太子、现在的皇后。

他又抬起头把额头贴向殷郊的额头，牵过他的手放在自己赤裸的心口。强健的心脏有力地、一下下地跳动，殷郊摸着他的心脏安静下来。

庭院的大树被月光洒上簇簇花团。

月亮注视着这一切。

“我经常做梦……你不在的时候，我总是做梦。”殷郊闭着眼睛，月光漫过他高挺的鼻梁，浓密的眼睫打下一片阴影，“一开始，重新做梦的时候，我都不记得这是在做梦了。”

“雪很大，我变成一个雪人。你不在，闪电不在，妈妈不在，表弟他们也不在……所有人都不在。我常常想，这是我的梦境，还是我的现实？”

“我们从前在一起的日子，是梦境，还是现实？是不是我在塔里待得太过痛苦，所以给自己编造了一场梦？”殷郊说，声音轻得就像花瓣落入水中，“殷寿总是电击我，他想把我洗脑、让我失忆，变成一个什么也不知道、只听他话的杀人机器，什么黑暗哨兵之类的啦……”

殷郊还是闭着眼睛，他的睫毛轻轻颤抖，手却牢牢握住姬发，打开他握得紧紧紧紧的拳头，让自己的手指扣进去，不让姬发弄伤自己的手心。

“但我能感受到——你。”

“在我的脑子里，有一条链接……它断掉了，但我知道它曾经属于什么人。断掉的那一头，我有时候能感受到有谁——那么痛苦、那么痛苦。我觉得自己很痛，但他好像比我还痛。好奇怪，这疼痛比我身上的疼痛还让我觉得真实。”

殷郊睁开眼睛，他笑起来，将手从姬发有力的心跳上挪开，去擦姬发的眼泪。

“你让我觉得真实。从此我不再害怕做梦，也不再害怕醒来，这痛苦让我知道你在这里——嗯，我一开始不知道！但现在我知道了。”

“而你——我希望你也不要再害怕，”殷郊把姬发的手按在自己同样赤裸的胸膛，“因为我在这里，你的身边。”

“我会保护你。”

这是他们幼时对对方做出的承诺。

他们一直履行着。

咚、咚、咚，心脏有力地、蓬勃地一下下跳动，言语消失在被眼泪吞没的唇舌间。

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这链接会再接上，我们会找到彼此。

我如此爱你。

冰天雪地里，枯萎的大树底下，他们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

**END**

向导和哨兵的链接，就算世界是假的，名字也忘掉了，这链条的存在还是那么真切，就像积雪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的。

## 彩蛋1：关于调节五感

“对了，姬发——你最近是不是没怎么喝水？刚刚忘记和你讲，你的嘴唇有点脱皮了，好干。亲得有点痛痛的。”

殷郊咕咚咕咚喝一杯，给姬发也塞一杯。

嗯，下次上火的时候得注意再调整一下殷郊脸上的感官度……姬发顺从地点点头，目光落到殷郊有些发肿的、红润的嘴唇，也咕咚咕咚喝下一杯。

## 彩蛋2：关于小雪为什么叫小雪

“哇！”

小殷郊大声地感慨！

“你的——精神体，是雪豹！”

怎么这么酷？！小殷郊兴高采烈地rua着手中的雪豹幼崽，“原来雪豹和猫咪这么像呀？”

嗯嗯！小姬发也高兴地点点头。

“我之前听说，向导的精神体都很弱，”小姬发坐在小殷郊旁边，探头去看他怀里挣扎着想下来的雪豹幼崽，“我还担心了很久呢。”

“你听谁说的？”

小殷郊皱起眉头。

“他们肯定是骗你的，你不要理他们，”小殷郊握紧拳头，雪豹幼崽趁机跳下了他的膝盖，“妈妈也是向导，她的精神体可是龙呢！”

姜女士的龙盘旋在他们身边，温和地扬扬尾巴。

“而且——”

小殷郊转过头，认真地看着小姬发。

“即使你的精神体是只小鸟，也不会影响你变成厉害的向导呀！”小殷郊拍拍小姬发的肩

膀，“你本身就很厉害，所以精神体无论是什么，也会跟着你一起变厉害！嗯，我不是说小鸟就不厉害啦……我听表弟说有种鸟叫玄鸟，你有听过吗？”

小姬发眼睛亮晶晶地看小殷郊絮絮叨叨，他想，殷郊好相信我，我也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但最后，他只是说：“我之前帮闪电起了名，现在你来帮我的精神体取名吧？”

他们还很年幼，似乎不懂精神体——作为哨兵、向导的半身的重要性，好像很随意就把任名权交给对方。

但是不是随意呢？他们或许还不知道。

“嗯……”

小殷郊看看跑去拨弄沉睡的小狼崽、又被小狼崽翻过身一巴掌拍倒的小雪豹，又看看他们头顶开得茂盛的雪白花树，再看看梨花瓣飘下来，落到雪豹幼崽的身上。

“嗯——就叫小雪吧！”

## End Notes

后记：非常高兴又一次参加了发郊联文活动，特别高兴。感谢组织活动和参与活动的每一位老师，紧赶慢赶ddl出来的成果，对不起，我永远是ddl战士！

仍然在此感谢我的朋友对我的支持，没有她我如何完成这个故事？！！嗯就在写完的前一天我们结伴去电影院又看了次封神从此治愈了我痛苦干涸受伤的心灵人不能不嗑cp至少我不可以。不得不说果然电影院观影体验还是吊打一切的。

这个故事特别甜蜜！是不是？写得我特别开心，一个阖家欢乐的故事所有人都活着，剧情线被我打乱删掉藏起来最终只变成了无脑甜品，抱歉！想了很久要不要写双星或者生子暗示因为我口味和低俗但最终还是没有，怕被骂（对不起）。还有姬发的精神体——想是雪豹，但怎么叫雪龙驹？最后写成小雪，请看文末起名彩蛋。对不起殷郊这个锅是我给你的。名字是最短的咒（你），所以殷郊不记得姬发不记得雪豹但还记得小雪，爱藏在每一寸记忆底下。青梅竹马私定终身殷寿老贼你早日归去吧！

太子殿下和皇后殿下都是殿下——有没有人懂我的双关？姬发每次叫殿下时候究竟是在称呼殷郊为太子还是皇后？无奖竞猜！向导对哨兵的感官操控这样dom的事姬发你真是天选向导啊。Mindfuck没怎么写出来有缘细写哦吼吼。

在此我向病房里出场没描写的大家表示歉意，作了一回小情侣重聚之后第一次饭撒的受害者（啊？）

感谢阅读到这里的每一位读者——没有你们的反馈我也无法继续。喜欢的话请评论，请多多评论，请多多评论，拜托拜托！

再一次表达感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祝我们发郊家庭中秋节快乐！爱上你们我从此是最快乐的小女孩，请一直幸福！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